

明十三陵定陵的發掘

岳南、楊仕

定陵發掘，從1956年5月破土動工，到1958年7月底，清理工作基本結束，歷時兩年零兩個月，以總計用工兩萬餘個、耗資40餘萬元的代價，終於使這座深藏368年的地下玄宮重見天日。

在萬曆棺內眾多的殉葬品中，有兩隻不太顯眼的藥罐。罐為金製，鑲有長柄，但卻沒有其它金銀玉器那樣光澤鮮艷。從金罐表面有多處磕碰磨損的痕跡看，似經長期使用所致，很可能就是專為萬曆皇帝煎熬御藥的藥罐。

明代皇帝有病，煎服藥物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規定。太醫院奉旨要派出四至六名御醫，前去宮內視診。在御榻前，先要膝行跪診，然後合議處方開藥。一種藥要用兩劑合成一服裝在藥罐中，罐口貼上“御藥謹封”的封條，有太醫院太醫和內監共同監視熬藥。待藥熬好後再分成兩份，由御醫或內監先試服一劑，證實無不良效果後，纔將另一劑進呈皇帝服用。這套嚴格的制度，其主要目的是為皇帝的安全負責。

萬曆一生多病，經常服藥一事，文獻都有記載。但隨着“國本之爭”越演越烈，他以消極的方法怠工後，臣僚們便把他的病源歸罪於酒色過度、精氣虧損。早在1584年，儒史范俊就曾上疏談到“人欲宜防”，並以禹不喜酒、湯不近色為例，懇請萬曆皇帝以美女、酗酒為戒。這位儒史也許沒有考慮到“湯不近色”的真偽，更不會懷疑萬曆的病因。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，尚有一些人與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觀點。其實，面對定陵出土的實證，應該打破這種近似偏見的結論。因為無論是棺內萬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狀，還是屍骨復原後，右腿明顯比左腿短的情形，都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。

在萬曆頭骨的右側，放置着一箇不大的圓形盒子。這箇盒子的出現，開始並未引起大家的注意，祇當是盛置小型精品的一般殉葬物。當梓宮的器物清理接近尾聲時，發掘人員纔將盒子打開。一經開啟，幾乎令人目瞪口呆：小小的盒子內，竟是一頂金光閃爍、富麗堂皇的翼善金冠！

這頂翼善冠，通體用極為精細的金絲編結而成，重量僅為826克，半圓形的帽山之上，挺立着兩箇狀如兔耳的金絲網片，一顆太陽狀的明珠高懸在兩耳中間，兩條金色的蒼龍足登帽山，正昂首眺望明珠，大有騰雲追日之勢。若能戴在頭上，則天地人融為一體，給人以主

宰蒼生、容納寰宇之感。象這樣氣魄宏大、造型精美的金冠，還是首次出土，堪稱國寶。翼善冠的珍貴，除質地全為金錠之外，還在於整體的拔絲、編織、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藝。它的出現，標誌着中國古代縷織工藝已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。

隨着梓宮清理臨近尾聲，棺牀的木箱也一箇箇打開。在萬曆棺椁的旁邊，發掘人員發現了一箱著有文字的謚冊。冊為檀香木板做成，原本木色，不髹不染，每冊十板，用絲繩綴結而成，外被織錦，內刻謚文。文皆陰文正楷，直行讀，自右至左，冊的兩端木板不刻字，描金雲龍紋。謚冊的文字，實際是對萬曆一生功績的概括和總結，通篇寫盡溢美之詞，字裏行間充溢着一股皇恩浩蕩、富民強國的韵味。假如不瞭解萬曆一朝的真情，僅憑謚冊推斷，那該是一派多麼欣欣向榮、四海昇平、輝煌燦爛的景象。可惜，可悲的現實畢竟不是憑幾位儒臣的華麗詞藻就能掩飾得了的。在這一點上，萬曆及其臣僚遠沒有太祖朱元璋的直爽和聰明。朱元璋在為皇陵立碑時，為避免儒臣對他及帝國的粉飾，而親自主筆，以真摯的情感、冷峻的筆鋒，客觀地描繪了自己的生平及創業的艱辛。撇開他那文采飛揚、氣魄恢宏的碑文不論，僅憑直面人生、面對現實的勇氣，就足以讓後人稱道。而萬曆的謚文，除了對他悲愴的人生及業已淪喪的帝國一絲安慰之外，於世人又有何裨益呢？

人類的歷史從來都是人類自身的血肉粘合而成的。

1958年9月6日，新華通訊社向世界播發了新中國第一座皇陵發掘的消息。這條封鎖了將近三年的消息一經公開披露，立即引起世界考古界的震動，海外多家報紙和通訊社爭相轉播了這條來自古老東方的爆炸性新聞。

1958年9月，萬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宮殿，登上故宮神武門城樓，向羣眾展出。這是一個金風送爽、萬里秋光的上午，長陵發掘委員會的郭沫若、沈雁冰、鄭振鐸、吳晗、鄧拓、夏鼐等文化巨匠，前來參加剪綵儀式……

1959年9月30日，定陵博物館正式宣佈成立，即將開放。

1961年3月，國務院公佈明十三陵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包括這座中華大地上首次洞開的地下宮殿。

（董桑摘自《風雪定陵——地下玄宮洞開之謎》，岳南、楊仕著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。）